



走進世界盃(四)

上次講到1994年美國世界盃，開創了香港直播足球史上，在轉播時沒有廣告的先河，那是否就如願得到結果：沒有插入廣告，收視就會提高呢？

其實這很難作出一個比較，因為不同的球賽，戲碼不一樣，觀眾也會按喜好選擇球賽去欣賞；回顧1994年世界盃，最高一場收視率出乎意料的是美國對瑞士，球賽在晚上11時20分開波，收視竟達到1,223,000人，到決賽巴西對意大利兩隊「雄師爭霸」在洛杉磯時間中午12點正開波，收視只得1,065,000人，比起美國對瑞士居然少了近20萬觀眾！於是我們得出原因，主要是轉播時間對收視的影響其實也很大；所以爾後決賽多要放在美國時間中午12時，目的就是遷就歐洲黃金時間，令到收視有保證。

從電視播映體育節目的歷史開始，時至今日，足球在各種項目中始終屬於一個主導地位，雖然有些國家的檯球或者是板球的收視也很高，而有些項目的收視更超越了足球，但根據全球統計，足球還是第1位，而且版權費還是天文數字，這也證明電視體育節目具有極高的商業價值。

雖然按我個人預計，版權費目前是偏高，應該是有回落的跡象，而香港目前的體育頻道也愈開愈多，加上數碼頻道電視，全球大部分重要足球賽事在香港也可以收看得見，我們電視體育節目製作人，就更需要多加點努力去製作及包裝好

更多的體育節目去吸引觀眾。根據資料，全球72個主要國家中，全年收視率排名前10位的節目主要來自以下4種節目：劇集及電影佔46%、綜藝及遊戲佔30%、新聞類佔17%和體育類佔7%，其實體育節目佔7%已經算很高，因為跟其他節目不一樣，世界上並不是天天都有體育賽事進行，而大型如世界盃就更是4年一次。如果該年有世界盃或奧運會舉行，體育節目的收視表現會更為突出。

在72個國家轉播世界盃賽事期間，有23個國家體育節目，收視都排在第1位；以歐洲各國而言，收視率也是以足球最高，但部分國家，例如澳洲收視最高的則是「檯球」，新西蘭收視最高則為「拳擊」，而美國則是「美式足球NFL」，印度則是「板球」，反而日本足球收視佔47.6%接近一半；可能日本從1998年開始到目前，每一屆世界盃決賽周也榜上有名的關係，特別多觀眾收睇，相比意大利42.8%及足球王國巴西36.6%還要高呢！

現時的足球比賽收視相對以前是比較低，這並不是球賽戲碼比較差，而是觀眾收看足球的渠道比較多，因為有部分球迷是利用網上渠道觀看，大部分甚至都可以不用付費，所以香港足球如要收視高，一定要放在免費電視播放，記得香港電視直播足球收視最高是2003年8月8日晚上8時的「皇馬對香港」，戲碼及時段都是最好的，當時最高收視達3,257,000人，是香港電視史上的一個紀錄。



戰地訪神醫

丈夫感冒咳嗽反覆了三個月，看了西醫，又吃了成藥，更看了耳鼻喉專科，湯水也煲了不少，還是不太見效，於是立下決心要找中醫調理。

其實早有所聞，屯門仁愛堂有名醫，專治上呼吸道感染，朋友和親戚看過都說有效；然而，屯門於我們南區人，車程實在太遠，多次看中醫，都未打過屯門名醫的主意。然而久病求靈藥，決定往屯門訪名醫，預約了上周末下午往診。不巧碰正當天有「光復屯門」集會，這期間的集會之後總是跟進暴力，市民的正常生活都會受到干擾，我們這些外區人，不遠千里，還冒着動亂危險前往，這是什麼神醫啊？家人真有點匪夷所思。

當天上午，西鐵預告了屯門站即將暫時關閉的時間，沒有交通還能開診麼？打電話到醫所問一下情況，下午的醫約可有改變？最初答案還是模稜兩可的，放下電話不久，醫所即來電通知，下午決定停診，急需看病的需要上午前趕到。

這下子可把我們急壞了，從南區到屯門，趕接駁巴士也不容易，因為是星期六，巴士班次減少，車程已多有延誤。好不容易轉上了屯門的快巴，在高速公路飛馳，醫所來電催促，預算還可以趕及；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剛過大欖路段，屯門公路上大塞車，三線收一線慢行，可謂一波三折，好不容易慢駛來到橋頭位置，才見到是警方截查進入屯門的車輛，相信是為反暴之前的準備。

心誠則靈，最後一分鐘趕及求診，當然醫所氣氛也甚為緊張，棚尾拉箱，分工合作，醫護人員仍不失細緻和耐心。我們也要爭分奪秒離開屯門，沒有了西鐵，巴士是唯一的交通工具，見車就上。回到市區港鐵九龍站吃過飯，新聞報道所見，我們剛才上車的地方，已經是硝煙瀟灑的戰場了。翌日，九龍站我們吃飯的地方，又成了戰場之一。

市民遊走戰場之間找生活，無日無之的暴力拖垮了香港，為什麼還有人認為他們的暴力有理呢？



《被忽略的主角》出書後回響

基於我對香港新界原居民傳統文化的熱忱，及對新界原居民這個族群的無限同情與支持，使我產生內心的爆炸力，沉潛十年著述《被忽略的主角——香港新界鄉議局發展及其中華民族文化承傳》，工作包括收集資料、爬梳、臚列、調研、撰寫……

在長達十年的春夏秋冬，我到新界各鄉各村田野考察，皆獲得當地原居民熱情的接待，我得以近距離觀察這個族群，發現他們普遍都殷實善良，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認為社會大眾曲解了他們的衷情，他們並非貪婪、野蠻，只因為他們有祖傳的土地而已，遂變成眾矢之的。這個族群在長達122年（1898年至今以來），一直奮力維護自身的傳統權益，因而在原居民族群裡，有一句大家都能琅琅上口的「團結一致，保鄉衛族」！而我也相信這是個事實。

在去年（2018年）6月底的出書前夕，《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說：「這本書將會像妳的孩子一樣，天天在成長！」而我也希望借助這本書的出版，能與社會輿論產生良好的碰撞，衍生出亮麗火花，讓世人看到原居民對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所佔的一席重要位置，及所做出的貢獻與犧牲。

誠如邱先生所說，我的孩子天天在不斷成長！自從出書以

後，我在2018年香港書展有專題講座「新界傳統文化的維護與承傳」、應邀到廣州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做專題演講「從中國傳統文化論香港新界鄉議局的社會功能」，及到香港電台第一台《講東講西》節目中暢談「原居民以一頭牛換來一塊牛肉」，今年3月到台灣「中央研究院」專題演講「香港新界鄉議局與原居民關係研究」，9月捐贈《被忽略的主角》一書給大英圖書館，並獲得歐洲僑報的廣泛報道，同時到香港新界鄉議局海外顧問委員會（歐洲聯絡處）贈書並發表講話。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本書出版不到半年已售罄，包括倫敦唐人街的光華書店。我相信除了研究歷史的學者，及對本地歷史有興趣的人士以外，應該是新界原居民購買本書；根據商務印書館市場部調查，發現本書零售成績最好的地點是在元朗區書店。

今次在大英圖書館的贈書儀式由香港新界鄉議局海外顧問委員會（歐洲聯絡處）主辦，這令我特別感受到，原居民無論是先天條件和後天環境所形成的團結力量是巨大的。我已定下一個研究計劃，預計明年（2020年）出版增訂本。



香港新界鄉議局海外顧問委員會歐洲聯絡處主辦贈書儀式，由大英圖書館首席漢學家主任 Sara Chiesura 代表接受。 作者提供



阿仔想移民

朋友說，為了下一代，也準備「移民」了。提議移民的不是她和丈夫，而是就讀中二的孩子，去年暑假到中山親友家小住半個月，孩子跟他的表兄弟玩熟了，比香港的小朋友還談得來，表兄弟們和他們的同學帶他到過遊玩的地方，都給他帶來不少新鮮感，回港後不時懷念那些日子，加以這兩個月來動亂新聞看多了，上課心情都受到影響，有天就忽然對父母說想移民。問他喜歡哪個地方，他不知思索就說中山。

「是阿仔想移民呀！」朋友半認真半說笑，中山同是自己國家的地方，只有在小朋友眼中才算「移民」，成年人移民，大都指遠離香港千里外的地方，近幾十年最熱門的國家，也許是加拿大吧，據說在港至今已三十萬名華人擁有加拿大護照，其中大半可能是不同年代香港人，華人多到連所有政府機構都像香港一樣附設中文，老僑民笑說溫哥華政府都尊「華」為「哥」，多倫多也變了「多華多」。

不過反修訂《逃犯條例》事件之後，新近從香港赴加升學的年輕人，連月來示威暴徒給當地洋人帶來的惡劣印象而殃及池魚，白人的

冷眼已不好受。

移民英國嗎？脫歐明朗不明朗，看近年大英國運，還會好到哪裡？日本？韓國？巴黎……已不像上一輩人那麼值得憧憬，尤其是以浪漫城市著稱的巴黎，給「黃背心」洗刷過，老情侶們多已失去幾十年來環繞塞納河散步看景的雅興。

「講」民主「講」人道的美國，進入購物中心都有中槍可能，校園大中小學生上課都提心吊膽，更別說連年天災龍捲風。朋友說四年前有同學移民台灣，初時意興風發，最近偶傳訊息也說看淡藍綠政權而心情灰暗。亂世本無安樂土，移民，多少人不是避風過雪！

朋友說從港鐵被破壞後翌日恢復通車，看到真正香港精神所在，對香港未來更充滿信心了，真要為下一代移民，除非照阿仔意見「移民」中山。



中山景點之一。 作者提供



百家廊

付秀宏

8月桂花9月香，那沁人心脾的香氣帶了電弧似的，把秋涼的風加上了迷醉的溫度。一朵朵細小的花瓣打開一股股芬芳濃郁的風流，襲人或隱世模樣，如同美麗的仙子們在晨露中低下了高貴的頭，那秋日的朝暉正從花海中點點滲出。

「揉破黃金萬點輕，剪成碧玉葉層層。」桂花系木犀科常綠灌木或喬木，俗稱金粟，氣質清雅高潔，一般其花瓣為金黃色，另有白色花的銀桂和紅色的丹桂。陶醉於桂花的第一流香氣裡，很多人會忍不住走到桂花樹下，把鼻子湊近桂花，一個勁兒地嗅，一個勁兒地吸，甚至輕合眼簾，樂悠悠地沉醉一番，許久方會離去，一定是遙想到蟾宮折桂和月下傳情的境界中。

入夜，悠悠的綠，淡淡的黃，黛黛的青，颯颯的秋風不斷吹拂着，似婷婷婀娜的西施輕舞着綠袖，給秋夜增添無盡風情。一夜秋風帶秋雨，早晨起床看到金色的桂花落了一地，像綴了一地金色的星辰。可是，桂花離枝香猶存。樹枝叢葉間還有更多金燦燦的桂花，它們不泣也不惱，而是沾着發亮的雨珠，小孩子般地眨着迷人的眼睛。

桂花這般情致，讓人愛煞。採摘之後，洗滌桂花時，桂花還在水中優雅地笑，小巧的花瓣上沾着幸福的淚花，在陽光的映襯下愈發動人。記得一位文友，住在岳父岳母的舊房裡，經其小女兒提醒，對房前的兩株桂花樹情有獨鍾起來，他時常飲用妙不可言的桂花茶。但老一輩人在這裡住過幾年，他並未見過，聽過他們喝自己種的桂花泡的茶。

於是，文友的小女兒摘了好多好多的桂花晾乾，專門送給外公外婆喝。鵝黃色的花瓣在茶杯中雖然細小，但密密靠攏，團團簇簇，似一朵朵金色的雲霞。外公外婆聞着桂花香，看着那細如米粒的形體如金

珠點點，好不愜意。混一口桂花茶，清甜可口，芬芳無比。

「爸爸，」小女兒問，「我們家的桂花樹是誰種的？」

「當然是你外公外婆栽種的。」

「唔，他們雖然不在這裡住了，但桂花樹是外公外婆栽的。一定要讓外公外婆喝上這桂花茶，這樣才好呢。」

喝茶不忘種樹人，這種體貼入微的情感——着實令人點讚。體貼入微與含而不露，是兩種相近的人性底色，就像被子曬後陽光的味道與彌猴桃的清涼。

體貼入微，憐惜裡加了一點淡若清風的自然之法，款款道來，心意就有了；含而不露，細密中減了一點不絕於耳的聒噪之語，於是風情變得緊緻起來。成都一名男性環衛工人想喝一杯冰飲，到飲料店中說「要杯最便宜的」。看看最便宜的也得6塊錢，中杯，他猶豫了，但因太渴還是決定要。店員姑娘謊稱有折扣，4塊錢給了他一大杯。這件事被網友發到微博上，不到4天就獲得超過1.8萬次的點讚。

網友們在讚什麼呢？讚體貼入微，讚尊重得體，讚感恩有心。2塊錢不多，但折扣掩飾得如此動人。接受者不損尊嚴，卻毫無察覺。貼心的冰飲，涼涼爽爽，有沁人心脾的氣息。「體貼」這個詞，在這裡有一種看不見的親近感，這種親切的關懷從心底流出來，卻並不用手去捧。

張藝謀主演的電影《老井》裡有個情節，旺泉想喝口水，巧英卻往水中撒了一把草屑。看起來像瞧不起人，但巧英後來解釋說，天太熱了，喝水急了，對身體不好，放一點草屑下去，讓他一邊吹一邊喝。這個含而不露的細節，被稱為最深情的細節之一，妙在用心而不言。

給相應的情懷定義一些成色，在身邊還有這樣一個例子。教語文的王老師，給學生佈置了一個作文題：我的父親。大黑的父親在大黑出生前就因煤礦塌方去世了，

大黑只寫了57個字：我不了解我的父親，但我經常夢到他，他被塌方的土塊兒窒息了呼吸。我買的書包、鉛筆盒裡有他的影子；因為這些物品，都是他用生命換來的。老師看後，給了他鮮紅的100分。大黑的同桌看到了，找到老師說，自己寫了400字，得85分是不是判錯了？老師說大黑的文字裡有感恩，你的只是與老爸玩鬧。

我欣賞王老師的體貼入微和含而不露，老師不唯字數給分數的做法，給大黑和同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種走入心靈深處的教育，既帶有天然的清香、雅韻，又具有心為之魂牽夢繞的深度和內涵。

體貼入微與含而不露，需要細緻觀察眼前所見，也需要用心去改變事物的一二。在愛因斯坦72歲的生日宴會上，眾多記者聞風而動，來到聚會現場。愛因斯坦很主動地配合他們，讓大家輪番拍攝。拍攝期間，愛因斯坦一直保持著微笑，但由於拍攝時間較長，疲倦的他笑容漸漸有點兒僵硬。

輪到合眾社的攝影記者亞瑟·塞西拍攝時，他卻沒有急着讓愛因斯坦擺姿勢、做表情，而是體貼地請他先小憩一下。愛因斯坦立馬放鬆了下來，吐出舌頭扮了個鬼臉兒。憑着職業的敏感，塞西抓拍了這一珍貴瞬間。最終，這張照片刊發出來，受到同行們和愛因斯坦本人的讚賞。愛因斯坦將其裁切、翻印，製作成賀卡簽字後送給了一位朋友。2009年，這張經典照片，在美國拍賣會上賣出了不菲的高價。

王陽明曾說，物在心中，心在物內。你是什麼，你就能看見什麼。你有多深，你就能看世界有多深。一個人帶體貼的心、帶著愛，無論去做什麼，本身都是一種風景。

體貼入微與含而不露都含着淡淡的綠意，不像大紅那麼扎眼，它們淡藍、通透。當善解人意倒映在碧水潭中，這般光景的水，就變得那般謙遜耐讀。夜漸漸深了，清冷的露水，正悄悄地打濕了庭中的桂花。



與惡的距離

大約在半年前，台灣的公共電視播出一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故事講述幾起隨機殺人或無差別殺人案發生後，傳媒如何作渲染式報道和社會人士的激烈反應，並描寫案發後，加害者及其家屬、被害者家屬、辯護律師、精神病患者等各方人物的心境與糾結，促使社會進行反省。

由於劇情乃改編自台灣近年的真實事件，人們仍記憶猶新，電視劇播出後廣受關注，帶動了大眾對社會議題的熱烈討論，並指出悲劇固然令人傷心，但社會輿論給悲劇相關人士帶來的壓力更令人痛心。呼籲人們如何跟「惡」保持距離，並提出加強和解、修補關係的「復和公義」概念，助雙方放下仇恨，令生活重回正軌。

這令我聯想到時下香港當道的「惡文化」，當然，以這些人的標準來看，肆無忌憚地搭霸王車，衝擊立法會大樓，強佔機場大堂阻人出行，堵路阻人上班，甚至公然毀壞公物、圍打不同政見者等等，這些行為都不算惡，因為還沒有死人！

以前，這種「靠惡文化」，對絕大部分香港人來說，只是在電影或電視劇中看到的情節或場面，那是

黑社會在黑暗的地方幹着見不得光的事，但在今日，居然在光天化日下的國際大都會街頭，赤裸裸地呈現在香港人——哦，不，地球人的眼前，卻以爭取「自由、民主」的弱者身份包裝，乞求同情。而那些滿口「人權、公義」的立法會議員不但不視「惡」不見，還公然表明「不割席」。

經此一役，也把受了一百五十年殖民地洋奴化教育及半世紀奴化洗腦的香港人埋藏在內心深處的人性弱點暴露無遺，這當然是醜陋的，但正如「醜婦總要見家翁」般，這些香港人總是要面對現實——香港已回歸二十二年！

據說，現在掀起另一波的移民潮，更有施暴者跑到台灣尋求政治庇護。如果在以前，這些人可能被同情或羨慕，但在今日，相信很多人會拍手稱好——快走吧，最好不要回來，尤其是「小英政府」如果能收留他們，香港市民真的要對她「感恩戴德」呢。

這些年來，香港的自由文化和寬容氛圍吸引了各方來客，也孕育了許多創意無窮的人才，卻可惜，有人濫用了自由，一方面躲在陰暗處編織當年「好時光」，另一方面活在虛幻中編織「美夢」，而不敢直視滔滔而來的時代洪流。



人生如火車

我時常覺得自己是個古人，這種感覺的表現之一就是常常會「杞人憂天」，危機感過於強烈。

與幾位朋友聊天，他們都出生在長江中下游的魚米之鄉，即便是在缺少少穿的年代，他們都不曾缺過「吃」。

那時候魚米之鄉亦缺米，只能選擇每一餐都把魚肉當飯吃，如此便導致他們在後來都有一個共同點：不愛吃魚。我有一段時間也不愛吃魚，當然，我的不愛，完全是因為擔心魚刺卡着喉嚨罷了，就像我如今生活在現代化的大都市裡不愛坐地鐵一樣，是因為在不見天日的地底下乘坐高速的交通工具，心裡始終有一種對未知事物的恐懼感。坐高鐵亦是如此。

前些日一個人坐高鐵到外地出差，身邊沒有其他人可以作伴和依賴，膽子卻大了起來，因為高鐵的車速雖極快，卻極穩，恐懼感也相對減弱。遺憾的是由於車速太快，車窗外那些美麗的景色總是在眼睛的微光中一閃而過。從前車速慢的時候，坐火車總是能夠一路悠閒地觀賞沿途的風景。

我不大愛坐火車，除了這些原因，亦是因為小時候坐得太多，對這種交通工具有一定程度的厭倦感。小時候我在紹興鐵路子弟校讀書，家裡離學校雖然只有幾個站，也因為是鐵路子弟，坐火車是有免費乘車證的，但每天坐車往返亦是極麻煩的，於是也和其他的同學一樣選擇了住校。即便如此，每周也要來回地坐火車，有時候連帶東西，一周便要坐上幾趟，和如今坐大巴並無區別。

子弟校的學生大多仗着日後畢業到了一定的年紀就能頂替父母的工作端上「鐵飯碗」，讀書都不大認真。我的小學同桌是某個火車站站長的孩子，才滿十五歲就輟學，由她父親安排到火車站推小車賣東西，最初很是讓人羨慕，後來每次從車站經過，看着她掛着一臉麻木的笑容推着小車沿着站台叫賣，心裡總是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以至於多年以後我坐火車經過，看到她由一個推着小車叫賣的苗條少女成了一個推着小車叫賣的肥胖婦女，都要把自己藏到車窗後面，躲着她，擔心彼此見面會覺得難堪。

另外一位男同學亦是早早輟學，到火車上當了列車員，無論是待遇，還是在別人的眼光裡都比那位女同學要好，因為在那個年代，列車員是比較吃香的工作，到了後來，他的工作便也成了一份雞肋般的工作。另一位女同學還沒等畢業，才滿十七歲就嫁了人，同學聚會的時候，大家都還年輕，她卻已是一個滿面滄桑的「孩子他媽」了……

不久前，我的師父胡野秋主持的文學講座「山川上的中國」請到了著名作家南翔去當主講嘉賓，我得空和南翔聊起來，說到了他的父親亦是在鐵路單位工作，他畢業後也當了幾年的鐵路工人，後來他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大學當了老師，再後來，又成了深圳大學文學院的副院長，他的作品還獲得了莊重文文學獎、魯迅文藝獎等獎項。

上次出差坐高鐵的時候又經過了學校所在的火車站，又想起那些同學，不知道如今的他們都怎樣了，都過着一種什麼樣的生活？其實也不必去想，不同的選擇，自會有不同的人生。